



本书揭露新闻界的黑幕
它触及新闻工作者的核心问题：良心

记者与谋杀犯

一个真实的故事

[美] 珍妮特·马尔科姆 著

张 艺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记者与谋杀犯

一个真实的故事

[美] 珍妮特·马尔科姆 著

张 艺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者与谋杀犯：一个真实的故事 / (美) 马尔科姆；张艺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166-1265-1

I. ①记… ②—…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新闻工作—职业道德—研究—美国 IV. ①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842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3-0861

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 by Janet Malcolm

Copyright © 1990 by Janet Malcolm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记者与谋杀犯：一个真实的故事

作 者：[美] 珍妮特·马尔科姆 译 者：张 艺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印制：廖成华

责任编辑：段晓红 蒋小云

装帧设计：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华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图鸦文化

印 刷：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0mm×230mm 1/20

印 张：9.5

字 数：100千字

版 次：2014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201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265-1

定 价：2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导 读

欣闻珍妮特·马尔科姆女士所撰《记者与谋杀犯》一书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在20世纪美国新闻史中，本书是讨论新闻伦理的一本重要著作，更是新闻及传播院系学子必读的经典作品之一。

我在此不想再花时间或篇幅来赘述全书细节，而只想简要指出作者指出的伦理议题，与译本读者分享并重温一些新闻学中的基本理念。

首先要讨论的是，记者可不可以接受谋杀案嫌疑人的邀约，以独家采访及出书为前提，让嫌犯尽情倾吐委屈？更有甚者，还事先约定，出书后之获利，由嫌犯与记者分享，使记者名利双收而嫌犯也因此取得诉讼所需费用！不消多言，这样的采访约定，使原本以追求事件真相为目的

的新闻采访工作，变质为一种商业合作交易，新闻工作的公益性于是无可避免地受到斲伤。这就再次提醒我们，记者虽然渴求独家新闻，但是，由某一个人或组织主动提供的所谓独家新闻，往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要记者出卖专业灵魂的陷阱。

以本书所探讨的案例而言，记者与谋杀案嫌犯合作出书，势必使记者自己陷入伦理的两难困境。如果记者信守承诺，与嫌犯紧密地站在同一阵线，忠实反映嫌犯片面之言，很可能就扭曲了案件真相。但记者若是在写作过程中突然转而认定嫌犯确曾犯罪，而在书中表达己见，则又违背了与嫌犯当初的约定，形同欺骗了嫌犯。于是，记者不管在书中帮不帮嫌犯说话，都有伦理上的亏欠。

所以，很明显的，记者在采访新闻时，唯一的正道，就是严守专业分际，不为人做嫁，不预设立场，既不做传声筒，也不故意陷人于罪，而是多方采访、仔细查证，以追寻事件真相为工作目标，才能永保专业地位与尊严，也才能善尽公共服务之责。

此外，本书还提醒了我们，在报导司法案件时，记者不是法官，没有司法调查与审判的公权力。因此，记者最要避免对原告被告两造有先入为主的判断，更不可仅凭任何一方片面之词或提供的所谓内幕，在报导中明示或暗示哪一方有错。记者能做的，就是报导案件审判的进度、

公开审判的过程与审判结果。为了维持审判的独立与公正性，记者只能旁观，不能涉入。

希望本书译本的出版，能让新闻传播院系学子及所有媒体工作者，再次确认记者在面对司法案件时该把握的分寸，不要因为跨越了专业界线而造成良心危机。

胡幼伟（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教授）

目录

CONTENTS

导读 / 胡幼伟

第一章 背叛与反背叛/1

记者是那种充满自信的人，捕捉人们的虚荣、无知或孤独，赢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无情地背叛他们。授权出版纪实作品的写作对象看到出版的文章或书籍时，往往得到惨痛的教训，如同一个容易受骗的寡妇某天清醒过来，发现年轻英俊的白马王子和积蓄都消失了。

第二章 消息灵通的知情记者/9

写作对象有的时候勉强承认描写他的文字并不都是恶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就不是一个小偷了。珍贵而鲜美的蟹肉就像是一个人的脆弱本质，本来是包装好、封起来、小心翼翼地贮藏着，但是当采访对象睡着的时候，记者拿出蟹肉，根据自己的想法做成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第三章 来自迈金尼斯的信/27

迈金尼斯继续像以前一样讨好麦克唐纳。在将近四年时间里，他与麦克唐纳保持通信、电话交流、收取磁带，并且看望了麦克唐纳两次。他顺利地隐藏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将在筹备的书中将把麦克唐纳描写成一位心理变态的杀手。

第四章 谎言与非事实/46

温鲍指出区别——“谎言是带着恶意或者出于不诚实的目的而说出的非真实的事情”，而非事实是“为了获取真实而用的技巧”——这给了博斯特威克另一个武器。在他向陪审团的最后陈述中，他嘲讽地说：“温鲍很有趣。他关于谎言与非事实的定义把我弄晕了。我想试着说，每当我说谎话而被逮住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呃，这是非事实，不是个有恶意的谎言。’”

第五章 非“天生角色”还是病态杀手/73

在麦克唐纳-迈金尼斯案件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实例：等记者发现他的写作对象达不到标准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麦克唐纳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物，没有什么素材可以提供，只能提供蒙冤而被错判了重罪的这样冗长的、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

第六章 记者的道义责任/102

我从来没有让杰弗里·麦克唐纳知道我从写作的第一天起就认为他有罪。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的写作是公正的、不存在偏见的。他从没问我是怎么想的，我也从没告诉他我的想法，因为以我的观点来看，记者应该这么做。……现在，乔和麦克唐纳的情况有所不同：除了提供写作素材的人和记者的关系外，他们是商业伙伴的关系。有人会问，“乔对麦克唐纳保持诚实的义务因此而改变吗？”我不知道。我个人认为乔不应该欺骗麦克唐纳。

CONTENTS

第七章 陪审团的感受/120

康斯坦因努力使麦克唐纳无法获得同情，陪审团确实没有同情他。但是陪审团注意到博斯特威克的反问：“难道你们认为一个被判了刑的人就不会受到伤害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吗？当康斯坦因把麦克唐纳称为被定罪的谋杀犯的时候，就是要让你们相信这一点。”

第八章 写作对象的期望与记者的需求/149

就杰夫而言，明显是为他自己服务的。他希望有一本书告诉世界他是清白的、是个好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杰夫将乔视为知己，他更关注乔对他的看法。杰夫真正喜欢乔，他真诚地信任乔。这就为什么那本书被称之为不可思议的背叛。

第九章 永不匮乏的写作对象/158

如同阿兹台克人的青年男女被选为祭品，等到祭祀的那一天他们的心脏从胸膛中被挖出来，而在这之前他们一直都过着快乐的富裕的生活。记者的写作对象非常清楚地知道等待他们是某一天，当采访结束的时候他们再也得不到美酒和玫瑰了。然而，他们对记者打来的电话仍不拒绝，但他们看见刀光闪闪的时候仍然感到震惊。

后记 / 163

原书未分章节，为方便读者阅读，目录为中文版编辑所加。

第一章 背叛与反背叛

只要不是太愚蠢或者太自满，而无法觉察事态发展的新闻记者，都知道记者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记者是那种充满自信的人，捕捉人们的虚荣、无知或孤独，赢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无情地背叛他们。授权出版纪实作品的写作对象看到出版的文章或书籍时，往往得到惨痛的教训，如同一个容易受骗的寡妇某天清醒过来，发现年轻英俊的白马王子和积蓄都消失了。记者性格各异，通过各种方式他们的背叛行为开脱罪名。记者们关于言论自由以及“公众知情权”的夸夸其谈越多，关于艺术作品的有价值的讨论就越少，把写作视为谋生手段的说法就越显得合理。

这些作品中的写作对象遭受的痛苦不只是书中的描写

令人不快或者他们的观点遭到扭曲。他们备受煎熬，恼羞成怒，从而走上报复的极端，更是因为遭到了欺骗。当他们阅读这些颇有争议的书或有关文章的时候，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记者们看起来是如此友好、富有同情心，热切表示充分理解他们，与他们的所思所想一致，但是，事实上，这些新闻记者并不真的在这些事情上和写作对象立场一致，他们只想撰写自己想要写的故事。采访貌似善意，实际上却成为记者实现目标的手段，这令写作对象颇受打击。

这些写作对象与19世纪60年代早期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耶鲁大学进行的著名心理实验的实验对象的遭遇很相似。这些实验对象蒙受欺骗而相信他们参与研究的是惩罚在学习和记忆中的作用，但事实上实验研究的是他们在权威的驱使下自己的残忍程度。一名“天真的对象”根据《纽黑文报》的广告参加了这个实验。在这个设计独特的实验方案中，他需要对另一个实验对象进行电击，他认为这名实验对象也是自愿报名参加的，当另一个实验对象对测试题回答错误的时候就要受到一次电击，电击造成的疼痛程度逐次提高。在关于这场实验的《对权威的服从》^①（*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书中，米尔格拉姆写到他惊

①《对权威的服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著，完整记录了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耶鲁大学所做的“服从”实验。中文版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讶于大量的实验对象服从实验者，即使接受电击者已经疼痛地（或者说在模拟的疼痛下）喊出声音来了，实验对象仍然继续按下控制器。整个实验事先安排好了：接受电击者本身是演员，实验对象所带的电气设备只是道具。米尔格拉姆的想法是，这样的实验情形与普通德国人接到命令参与毁灭欧洲犹太人的情形大致相当，这个实验是要看一看普通美国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实验结果并不令人乐观。尽管有几个实验者第一眼看到接受电击者痛苦的时候就拒绝继续进行实验，但是多数实验者顺从地实施一次又一次的电击。米尔格拉姆令人不寒而栗的发现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个实验的逻辑：故意诱骗之后揭示出令人震惊的真相。

当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得知实验的真实目的时，他们对实验的看法发生了急剧变化，如同写作对象读到关于他的书或文章的时候感到不对劲了。这些写作对象没有经历“艾希曼实验”^①对象所经历的紧张和焦虑，相反，他们在采访中处在一种假日里的自我陶醉状态——但是情况

① “艾希曼实验”是美国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实验。被指定的“学生”和“老师”来到实验室，“老师”对“学生”提问，在学生回答错误的时候对他施以电击，电击的强度从弱到强。通常“学生”哀求停止试验时，“老师”并不停手，因为从实验者那里得到的指令就是不要因为学生的原因而中断实验。米尔格拉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服从权威。——译者注

突变时，写作对象遇到同样令人痛心的情况，在他并不知情的性格测试中失败了。

《对权威的服从》的读者可以从书中知道米尔格拉姆欺骗技术的细节。然而，新闻作品的读者只会认为是写作对象自己愿意当众出丑。写作对象自己无法向读者进行解释，在受骗之后他们往往希望振作精神、走出困境，他与记者的关系就如同那些结局凄惨的恋爱般被他从记忆中抹去。然而，有的时候，写作对象受到来自记者的打击是如此深重，以至于他无法置之不理。当那本令人痛苦的书已经打折出售了很久之后，写作对象和记者的关系仍然由于无休止的诉讼而存在。然而，即使这样做也无法揭露记者的背信弃义行为，写作对象的代理律师往往把记者的诱骗和背叛故事定位为诽谤之类的普通案件，比如诋毁人物、虚假陈述以及背离真相。

在1984年夏天，一位作者遭到写作对象的起诉。不同寻常的是，这桩欺骗写作对象情感的事情打破常规，以非常直白的方式讲述出来。而且这种讲述是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在审理过程中，6名陪审员中有5名被说服了。他们认为，一个杀死自己妻子和两个年幼孩子而被判三次终生监禁的谋杀犯比那个欺骗他的作者更加值得同情。

我知道这个案件的时候，审判已经结束了。那时，我收到一封来自丹尼尔·康斯坦因的信件，日期是1987年9月1日。这封信同时发给了全国范围的其他三十多名记者。信的开头写道：

我是《致命幻影》（*Fatal Vision*）作者乔·迈金尼斯的辩护律师，我代理的案子经过六个月的审理，最近在洛杉矶结案。正如你们所知，这个诉讼是迈金尼斯这本书的写作对象、已经被判刑的三重谋杀犯杰弗里·麦克唐纳提起的。

这个案子因陪审团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没有最终裁定。尽管原告没有胜诉，再审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从真正意义上讲，案件审理中的某些问题仍然有待查明，尚未定论。甚至有报道称，其中一名陪审员声称自己自从高中毕业后就没再读过书，她在事后说，如果她有能力的話，她就会“提供数百万美元来设立一个典范，让其他作家都知道不能欺骗写作对象。”

康斯坦因继续描述这个关于欺诈的案子，他认为这个案子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判例，记者或作者据此在法律上有义务在写作和调研过程中表明他的心理状态和他对写作对象的看法”，他还谈到这“对于已经确立的新闻自由构

成严重威胁”，这样一个判例将表明：

出版物中的表述，无论是否真实，写作对象如不满意将有权起诉作者……现在，记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行为和观点将破天荒地由陪审团通过审理来确定。麦克唐纳的诉讼请求表明，报纸和杂志的记者以及其他类型的作者，如果曾在采访过程中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对采访对象的认同态度，将可能会由于写了真实但不受欢迎的文章而遭到起诉。

康斯坦因在来信中还附上了威廉·F·巴克利和约瑟夫·温鲍的证词笔录，他们是作为被告的专家证人出庭的。康斯坦因还随信附上了他的最终陈述摘要：“乔·迈金尼斯和我都认为，这个判例对于言论自由具有严重威胁，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关注和重视。”

我认同康斯坦因的看法，我不知道收到他的信的其他记者是否也认可。几天后，我开车前往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敦，和乔·迈金尼斯在他的住处谈话。我们约定好在未来几周进行交流并对谈话录音。我期待着这个谈话，这将是我们未来几周内一系列谈话的开始。在此之前，我从没采访过记者，这次面对的可不是幼稚的采访对象，我很想知道和这样一个拥有记者经验的采访对象之间会发生什么。在对其他天真的对象进行采访的时候，他们往往指

出人性的弱点，让记者感到道德上的不安。很显然，我们之间谈话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迈金尼斯和我不是实验者和实验对象的关系，而是两个实验者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从实验室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友善地提出专业的问题。录音磁带将记录下我们所说的犀利的话语，但我们不会因此对对方抱有成见或者作出伤害对方的举动。对话将非常严肃认真而又生动有趣。

但是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迈金尼斯拒绝了实验搭档的角色，而宁愿充当采访对象的角色。在我们开始相处的5个小时中，进行到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放弃了之前预想的同行之间谈话的场景，按照迈金尼斯要求的传统的答问方式进行——记者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采访，而采访对象沉溺于被折磨。实际上，从根本上说，采访对象并不是天真幼稚的。每一个被蒙蔽的寡妇，每一个被欺骗的情人，每一个遭遇背叛的朋友，每一个写作对象，在某种程度上都知道将面临着什么，却都保持着这些关系，因为有比理性更强大的动力驱使着他们。迈金尼斯曾经采访过数百人，熟知采访的游戏规则，无论如何也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在这种动力驱使下的戒备、自以为是或者担惊受怕的形象。

那天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他采访前一天晚上做的一个梦：“我又回到了洛杉矶的法庭上，又一次进行庭审。我说，‘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还没有准

备好，这来得太快了，我还没有从第一次庭审中恢复。’当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根据我粗浅的分析，这个梦与我今天要和你进行谈话有关系。这样的谈话是一种新的审判。这并不是敏感，一切都显而易见。”六点钟，录音机发出滴答声，迈金尼斯仍然坐着等待我换上一盘新的磁带，而我决定结束采访。两天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要求取消以后的采访，说“我希望把一切扔在脑后”，我听了之后并不吃惊，而是感到如释重负：我意识到迈金尼斯对我所说的并不是新鲜事情。有人已经在我之前采访过他了，他只是跟我重复了那些话。

几周之后，当我阅读麦克唐纳-迈金尼斯案件的庭审笔录时，我知道了谁在我之前和他谈过，并且知道了谈过什么内容。迈金尼斯还没有从被告律师加里·博斯特威克四天半的询问中恢复过来。毫无疑问，迈金尼斯在和我的谈话中又回忆起了那些内容。博斯特威克几乎问了所有的问题。迈金尼斯在审讯中的经历如同一个人从噩梦中醒来之后，发现所有的经历只是一场梦的时候而流下感激的泪水。只有冷酷无情的人才会在阅读博斯特威克的询问笔录时对迈金尼斯没有同情之心。但是，即使是不惜一切也要维护记者权利的人都不禁感到疑惑，迈金尼斯为什么这么轻率地给麦克唐纳写了四十封信件，从而留下了他欺骗麦克唐纳的证据。